

《书边恩仇录》



此书是著名媒体人胡文辉的读书随笔，篇幅较小，同时考虑到版面的定位，涉及的多是新书；在内容方面，虽是谈书，但并非真正的书评，只是拈出书中某些有兴趣有心得的细节，或联系其他文本，或逸出文本之外借题发挥。因此在写法上，虽属于读书札记，但也带有一点评论的意味。胡文辉，笔名胡一刀，广州人，198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为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花地专栏责编。在工作之余从事于学术研究，出版了《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和《陈寅恪诗笺释》等有影响的著作。在《南方都市报》副刊《阅读与思考》连载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也很受读者欢迎。

《书边恩仇录》以强烈的知识与趣味建立起自己的风格，笔墨所及，饭局美食、艳照明星、文字源流、文人序跋、政治民主、爱国话题、东瀛草草，皆在作者的关照之下，生猛而不失精雕细刻。

朴素

饭局可以改变历史，红酒腐化革命思想；旧俄有流亡者的私房菜，梅兰芳曾经陪酒；抄书是一种美德，抗日亦成商机无限；文人未必怕死，我们必须站在蛋的一边。种种妙趣横生的议论，即有文字的熏陶，又有思想的灵感随风入夜；所谓吉光片羽，让人欢喜，让人安好。借助这样的篇幅，作者把视野伸展到目光的尽头，以笔为刀剑，以纸为江湖，化恩仇为快意之书写；或借题发挥，或描摹世相，或揭示人心，或论文谈艺，当得起言之有物，算得上言之有趣。

千年暗室

此书中的《听风楼索隐》说冯亦代，以前我读过《听风楼读书记》、《听风楼书话》，觉得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不意此人居然乃是卧底，是大右派章伯钧家的政治暗探。胡文辉接下来点出：听风楼的风，那也是通风报信的风，是窃听风暴的风。文与人，真是不能相提并论。胡兰成文字颇佳，但汉奸做得死心塌地。

半灯不明

书中说起徐梵澄，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世外高人。记得读他回忆鲁迅的那篇《星花旧影》，差不多是最好的怀念鲁迅的文章。不过徐梵澄一生未履险地，未遇厄时，在个人生活是好的，但也因此，对世态未免隔膜。故尔胡文辉认为：作为哲学家，假若不能认识世情，不能认识政治，则其思想终有不足，毕竟只是书斋里的哲学家而已。

拙

一个报人而能潜心学术，这在当代并不多见。而胡文辉虽然潜心学术，对世事却不能忘怀，胡一刀的血气依旧流淌其中。所以我把文辉兄的专栏定义为思想者的私房菜，正如胡文辉说：希特勒、斯大林他们都爱读书，藏书，但不是因此成为首脑的。切记切记。我要说：胡文辉兄爱读书，藏书，但不是因此成为思想者的。切记切记。

大爽大痛

本人看书不在乎研究学问，不耐苦读，有趣的文章是最爱，这本书不能达到这个标准，文章篇幅不长，但言之有物，文笔流畅，一口气读下来毫无问题，尤其是最后的评论，虽是点到为止，还是能体会到作者的意图的，这就够了，大家都懂的。

玻璃象 (黄崇森 整理)

许宗斌

在包雷渊之后，明嘉靖、万历年间，芙蓉包氏中又出了个包思源。包思源名气不及包雷渊大，各种《乐清县志》里均不载其名，但在《芙蓉包氏宗谱》里有关他的诗文却甚多。这些诗作者多是当时名公。如作《思源公传》的张德明，乐清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安徽宁国知府、广东左参政。在任京官期间曾分校礼闈（进士会试考官），魏广微、董其昌皆出其门下。作《雁山高隐诗序》的吴宝秀，字汝珍，号惺台，平阳河前（今属苍南龙港）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历官大理评事、南康知府。在南康知府任上时，因榷税事件税监巨璫李道，遭诬陷逮系诏狱，形成震动朝野的吴宝秀冤案，幸得众多正直大臣和太监田义搭救，最终获释，贬为庶民，回乡后一年病故，天启时追封为太仆少卿。还有年辈晚于包思源，有诗书画三绝之称的著名诗人、散文家、书画家何白，也曾写诗追颂过包思源。

据张德明《思源公传》，包思源名洪偃，字大休，思源是其别号，系芙蓉包氏第九世。父亲包筠溪是个隐居的读书人，在包思源襁褓时即已去世，因此包思源年少时处境十分艰难，寒灯孤影，四壁萧然，无期功强近之亲可操门户，茕茕孑立，其凄惨不可名状，赖母亲卢氏鞠育成成人，三十岁才娶亲。婚后与妻子勤俭持家，靠经营蚕桑，铢积寸累，由月而岁，家业日隆隆起焉，遂称素封之家。对发家致富后的包思源，张德明概括了两点，一是富而好礼，而且好施。宗党邻里急难时有求于他，即倾囊济之，毫无吝色。借钱给困难户，他只收回本金，甚至将借券一烧了之。二是

毋忘先训，笃好斯文，重视对儿子包光闻（字宗耀，号文辉）的培养，每令之负笈远游，尊师取友。据何白为包光闻作的《文辉公传》，光闻曾受父亲之命，远赴黄岩，拜在名师叶雄飞门下，因学业优异，拜两浙督学伍公列为优等。吴宝秀《雁山高隐诗序》也概括了两点，一是性刚介不阿，乡有不平事，咸往质之，见义且勇于赴排众物，二是克孝克友，克慈克爱，乡间慕而敬之者众矣，因此，洵称世之隐君子，与其曰高隐，谁谓不宜？宜诸君子之歌且咏也！

雁山高隐

包宅访古之二

所谓隐士，人们一般理解为商山四皓、严子陵、林和靖一类高蹈避世者，在乐清，则如朱希晦那样的人物庶几可称隐士。像包思源这样善于生产、关心乡间俗务的人，你可以叫他励志男，叫他好同志，但称他为高隐，有人不免心存疑惑。吴宝秀在《雁山高隐诗序》里先提出这个问题：夫山林丘壑间，其人稠矣，而隐之云？意谓像包思源这样质朴的人，在山区很多，看起来就是个村夫，为何称他为隐士？吴宝秀是这样解释的：

盖所谓隐者，宜见而潜，宜进而处，宜高华崇秩而心实厌旗以自藏晦，若玄豹之在雾，若虬龙之在渊，若冥鸿灵鸞之不可樊笼，若麟虞之不可羈系。而弘景之隐为山中宰相，陶潜之隐为五柳先生，玄真、严光之隐于渔，康伯之隐于药，商山之隐于弈，宜僚之隐于丸，庚桑之于垒焉而隐，杜陵之于吏焉而隐，则隐亦殊途焉。包君之于雁山，意其若斯乎？以君之才，何难烦剧，以君之艺，何难批鳞，以君之德，何难辅世，而卒落落焉不为脂韦，终为泉石逍遥，可谓高世之士，藏名之人，盘薄尘中，超然物外者与！一乡之中，皆翊君为山斗指南，德可知矣。

吴宝秀认为，隐的表现形式不一，殊途同归。他对隐者的定义是：宜见而潜，宜进而处，宜高华崇秩而心实厌旗（旗训之）以自藏晦。说通俗一点就是，本可以露脸儿而偏偏躲藏起来，本可以进步而偏偏甘居边缘，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而偏偏当它是浮云。那么，像包思源这样有才又有德之人，甘心寂处僻壤，逍遥于雁荡山的泉石之间，当然算得上是高隐了。

吴宝秀的《雁山高隐诗序》是为《雁山高隐册》作的序言。据何白《文辉公传》，思源字光闻被两浙督学伍公拔列优等时，里中矚目，咸以大器期之，思源亦自喜庭训有成，乡里鸿硕，篇章交赠，《雁山高隐册》即为这些赠作的结集。现在包氏宗谱里录有朱嘉猷、何白和宁波人管万里的诗，均置于《雁山高隐歌》题下。何白诗云：

隐君家傍芙蓉麓，几曲寒流映深竹。龙漱月吐镜中窥，雁荡云来檐下宿。飘萧鹤发神炯然，弄月看云爱幽独。钓艇时从花下迷，丹经日向松根读。漱玄液兮练正灵，石鼎玄霜几回熟。元霜初熟即宾仙，芙蓉深处留高蹻。

虹桥孝善坊

孝善坊，位于虹桥镇溪西村村口，这里被一大片农田包围，很少有人注意，倒是一条动车线路经过这里，显得有些时代感，仿佛打破了这种宁静。

据清光绪二十七年的《乐清县志·坊表》记载，孝子连世瑜立在此前，明朱谏重建孝善坊记宋孝子连世瑜，后孝子墓在横山祠在鹤峰新立门之侧。

虹桥岙前连氏七世祖世瑜乃名闻南宋的大孝子，其事迹经永嘉郡守张九成及乡贤王十朋核实上书朝廷。南宋名臣刘黻、元代文学家李孝光等为坊题额、作记。孝善坊门字造型，为单间六柱三楼木石结构建筑，用材粗壮，中柱用石，柱下石抱鼓，做石台基，基座用条石叠成。斗拱硕大，并用月梁，柱梁上的斗拱结构，具有鲜明的明代建筑风格。

孝善坊曾有三迁的记录，连氏在横山居五代后，于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合族迁往新市（今虹桥）。县令郑息堂为彰显先贤事迹，乃重建孝善坊于新市（今虹桥）。元末明初，世事离乱，连氏遂迁龙山之麓的岙前，坊被毁。明弘治十五年（1502）复



建于岙前村（今溪西村）南小河之畔。孝善坊于1992年重修，坊下有乐清县文

物馆撰写的碑记。

（通讯员 江纪国 文/摄）

有子翩翩白凤毛，已见雄飞起雌伏。圣世今为清庙珍，明时已剖陵阳玉。隐君不见见伊人，眉宇超越近尘俗。临风想象一题诗，聊为伊人慰风木。他日相期雁荡游，手汲寒泉荐芳菊。

隐君指包思源。从诗意看，何白作此诗时包思源已去世。管万里的诗结尾道：阿翁曾不负丹丘，雁荡山中号隐侯。丹丘指何白（白号丹丘）。管万里言包光闻尊翁包思源无愧于何白的称誉，可见管万里的诗更写在何白诗之后。何、管二作当不属《雁山高隐册》里的作品。唯乐清瑶川人朱嘉猷的诗，是在包思源生前写的，当属于乡里鸿硕，篇章交赠之列，诗云：

雁山形胜甲瓯东，丹芳岭西连芙蓉。从来僻地远城市，中有草堂潜卧龙。短墙横溪山水碧，乔木夹道浓荫重。浪迹不嫌鹿豕友，柴门可使烟霞封。呼童扫径赏松菊，对客开樽垂帘栊。更凭藜杖恣幽探，结盟长在名山中。上从云外跻绝巘，下向谿那看仙踪。几新几旧十八刹，有名无名千万峰。遨游原不问晴雨，有恨双屐效谢公。适信人间有蓬岛，应接不暇趋无穷。况以诗书谷孙子，高堂榆景尤从容。天高海阔任飞跃，那管年华如转蓬。君不见富春江下有严子，羊裘把钓成

高风；又不见商山四皓老岩穴，采芝高节比赤松。知君石隐亦如是，王侯翻羨江南翁。虽然在上有尧舜，雁山自与箕山同。

朱嘉猷在诗中称包思源为石隐，盖因雁荡山多石。朱嘉猷诗名不大，此诗写得却甚佳。上从云外跻绝巘，下向谿那看仙踪。几新几旧十八刹，有名无名千万峰，四句，既写雁荡山的景观之多，也写出了包源踪之广。

隐是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之一，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人喜欢谈隐，似乎更在谈禅谈隐之上。哪怕当官之人，也有所谓退隐之说。身处逆境时，更会想到退隐故乡。明后期，政治黑暗，仕途风波险恶，正直的官员往往没有好结局。张德明后来因小人倾轧解绶归田，吴宝秀更是遭遇悲惨，自己被下诏狱，险些丧命，夫人亦自杀身亡。张德明写《思源公传》、吴宝秀写《雁山高隐诗序》时，他俩可能还在官途，但已备尝官场的酸甜苦辣，他们拿包思源的话题谈隐，或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在内。

与植物凝神对视

国人迈克尔·波伦认为，这只不过是人类中心论的幻觉，而人又总倾向于高估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代理地位。其实在人类利用植物的同时，它也在利用和驯化着人类，很多植物有足够的逢迎和情愿，通过满足人类的欲望而使自身更多地复制，从而繁衍下去。书中通过描写四种植物的自然文化史而同时显现植物和人类的四种共同欲望：甘甜、美丽、陶醉和控制，而代表植物分别是苹果、郁金香、大麻和马铃薯。

我最喜欢书中查普曼的故事，这位把苹果种子带到美国西北边疆俄亥俄州苹果佬，是一个榜样式的人物，他如酒神一样在荒野的领域和文明的领域之间、男人与女人的界限之间、人与神的界限之间、动物和人的界限之间进进出出，上演了一部美国人以苹果开拓荒野的传说。

书中所述的由郁金香引发的投机狂热，叫人多多少少也能在现世中找到一些影子，这不过也是人类一贯善于制造出来的魔鬼，只不过，郁金香的这种隐喻的天赋与人类自己的这种天赋有了双向的交流，彼此都能在双方那里找到相同的欲望。

陶醉的感觉，是一种连孩童也会去寻找的一种感觉，而如果不能把握适度

这个词，世界将是失范的，这需要一种平衡的哲学，于是在麻醉品大麻和纤维大麻这种同一物质两种功能上，能看出植物少有的自我悖论：一个是改变意识的精神上的，一个是实用性的物质上的。

在说到植物马铃薯时，书中说到了修改植物遗传工程，既转基因，现在转基因食品已经端上了人们的餐桌，而世界上大片的农田在种植着转基因植物，我很怕我的拒绝很快就成为一种无奈，在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面人类蜜蜂的镜子时，其警示作用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植物书《南方草木状》是我看到的美丽植物书，在那里，我塞满了自己对植物的美好向往，现在知道，这是单向度的、平面的、主观的。

《植物的欲望》作者在书中说，一些典范的花，如玫瑰、百合、兰花，它们丰产并且变幻多端，是植物世界中的莎士比亚、密尔顿和托尔斯泰，它们超越了时尚的兴衰变迁，使得它们自身成为独立自主和不可忽视的。如果现在我还说自己来生为草木，且矫情地想成为一朵安静起来的兰花，或成为博尔赫斯的年轻的柏拉图式花朵，那将是多么的招摇。

q

陈凤霞

在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中，斯文常常只与文化人这一个体相关。《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纪事》则向我们打开一扇通向最基本的社群单元——家庭的斯文家风。作者王道以口述人为基点，以人物变迁为经纬，以坚持和冲突、秉性为戏剧点，配以三百多张图片，再现了合肥张家百年来的历史变迁，百年斯文存续脉络及世家和之韵流风。

从家族传承上看，淮军将领张树声是奠定合肥张家兴旺的奠基人，但他靠的是兵戈戎马。随着数代人接力添薪助火，家族斯文家风才成形并得以传承，尤其是张树声的孙媳陆英。

这位与洋务重臣李鸿章家族有着密切渊源的女性，其不仅尊老爱幼，持家有道，个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子女乃至佣人。

及至张树声的曾孙即张家四兰一代，张家的斯文家风更是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这种淋漓尽致展现在四兰各有成就并各有不一般地归属。像大姐张元和，精昆曲，嫁给名噪一时的昆曲名家顾传价；二姐张允和，擅诗书格律，与语言学家周有光举案齐眉；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一段情缘被传为佳话，后自己成为名编辑；四妹张充和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通音律，最终携手德商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重视传统教育，这是张家的重要传统。为了教育子女，陆英一开始便力举请师入门式的家庭教育，同时还在奶妈即干干和佣人中开展识字教育。张家的教育也不只是局限于死啃书本，还包括昆曲音乐等艺术，传统礼仪教育不可或缺。如汪干干（奶妈）对宇和的日常习惯要求得特别严格，譬如吃饭不能砸嘴，不准把饭米粒弄到桌子上，吃西瓜不能挑大块的不准吹口哨，说那些嘴撇得跟鸡屁股眼似的，还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汪干干不识字，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传统礼仪的尊崇。

包容是这个家族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因为崇尚水一样的包容家风，自1929年8月起张家便成立了水社，并编印家族刊物《水》。包容在家里是和和气气，一旦融入社会，包容往往会生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张翼牖毕生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仿马相伯创办了乐益女中。虽然历经曲折，但在其短暂的存在历程中，张翼牖充分将其家族水的包容性格融入事业之中，匡亚明、张闻天、上官云珠、许宪民等一大批风云人物曾就职于乐益女中。而面对学生大肆批判地主阶级的罪恶时，身为校主也是大地主的张翼牖表现出一种惯性的包容，一篇讽刺地主的小说《贫与富》甚至还被收录在张翼牖捐资的校刊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也足证张翼牖的包容性格。作为校主的张翼牖每每遇到教职员闹矛盾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自掏腰包，请双方下馆子，一饮混恩仇。

斯文的另一个重要境界便是懂感恩。晚辈对长辈的感恩，这是一般传统家风，张家自然不会例外。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当是，张家子女们对诸位干干的感恩。张家除了在经济上照顾干干们，在感情上更是视如家人。张家的斯文家风传承一半得益于几代人的接力，另一半得益于融入这个家庭的干干还有佣人。干干们也视他们为已出。二姐张充和30年代为大大（母亲陆英）创作的诗《趁着这黄昏》四十年后，躺在病床上的六弟张宇和将这首诗谱成了曲，并当着前来探望他的第二代、第三代张家人，演唱了这首歌，以了却他对高干干的怀念。

毫无疑问，合肥张家的历史足迹，浸满了历史的沧桑，但斯文家风历经沧桑不褪色。一旦有条件，斯文就会在每一个角落顽强生长。本书虽然写的是张家几代人的历史沉钩，但张家佣人显然深受影响，不仅如张教，同样受到这个家庭的熏陶，大家都喜欢昆曲。在晚清和民国等时代剧变的历史节点时期，张家子女打小从骨子里养成的斯文性格丝毫不减，他们热爱昆曲，擅长文学，执着艺术，对其知识充满追求，他们不一定最出彩，但斯文家风在他们身上的深深烙印，足以驱使他们展示出最为精彩的人生。

良好的家风，不仅仅有助于家族血脉的传承，还是这个家族精神的延续。家族精神的价值不一定在于让每一个人将来都能伟大光宗，于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其最大意义莫过于，尽可能让每一个个体得到充分发展，并在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简而言之，良好的家风是家族成员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从这层意义上看，斯文二字堪称激励张家人不断进取的家族精神力量。